



## 远去的背影

□张华

会议一结束，李晓燕就叫上司机，直奔二百公里外的李村。

到了村口，她让司机把车停下，步行走进了村子。

村子里很安静，鸡飞、狗叫、猪吭吭的声音都没有。农户家的院门以木门居多，有的扣着，有的一扇开着一扇关着。每经过一家门口，她的目光就会停下几秒，仿佛在记忆中寻找这家的主人。

走到一户被一把生锈的大锁锁住的大门前，她停了下来。伸手将那把生锈的铁锁翻过来，转过地看了又看。然后，她摸摸门，摸摸门框，把不知哪一年贴的早已脱色烂了看不全的对联翘起一角用手掌摁了又摁。一位上了年纪，在老屋旁边晒着太阳的老太太问：“姑娘，你找谁啊？”李晓燕说：“大娘，我不找谁，我就看看。”老太太说：“这家的主人啊，早就搬到大城市姑娘家去了。”李晓燕“哦”了一声，没再开口。

转身，李晓燕走到村西，又扭头看向村东。四根黑色的太阳能灯柱一字排开。她从第一根摸到第四根，从顶上的太阳能看到灯下的地面。她想象着，黑暗中，村里人从村这头走到那头，再也不需要用手电筒照明了；想象着，放学以后爸妈还在地里没回来，孩子们在路灯下做作业的场景，她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

告别了老屋，告别了村庄，李晓燕来到五百米外的村小学。

小学就像一个四合院，北

面是办公室，东面是一二三年级的教室，西边是四五六年的教室，保安拦住她问：“你找谁？”她说：“我想进去看看。”保安说：“现在上课不让进。”她说：“我看看就出来。”保安看她是个女人，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想了想，开门让她进去，但一直跟着她。

她从最西一间教室边走边看，她的脚步很轻，也很慢，像是怕惊动了正在上课的孩子。她看得很仔细，走廊的每一根柱子她都会抬头从上看到下，像抚摸自己的手一样，用双手摸了又摸。

走到东边教室的窗下，她停了下来，透过玻璃她看到了过去曾经坐过的地方。听着从里面传来老师讲课的声音，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她的眼泪慢慢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但她没有理会。保安见状，问：“同志，你不是……”保安没说完，她摇了摇头。擦干眼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转身离开了。

走出校门，她掏出手机对保安说：“同志，你帮我照张相好吧？”保安照完相拿着手机走向她时，她突然蹲了下来。保安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摇了摇头。接过手机，她站起来，说了声“谢谢”，就一步一回头的向停车的地方走去。

保安不知道她从前就是这个村里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她是村里唯一一个大学生。

大二那年，寒假结束返校的前一天晚上，想着明天就要

离开，她走出家门，来到村口看天上的星星。突然，一只大手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从后面抱住了她，她的双脚被拖在地上。好在那天穿的是羽绒服，那人无法将她抱紧。挣脱后，她一眼认出那人就是同村一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她叫了一声：“大哥，是你啊，吓了我一跳，还以为遇到坏人了。”那个男人也一愣。在被认出的那一刻，他想到杀人灭口，但当他听到李晓燕这么一喊，就顺口说了一句：“小妹啊！我跟你开玩笑的。”说完就快步离开了。李晓燕知道，他这哪里是开玩笑，这是要她的青春，要她的命。只是她至今都不知道那晚脱口而出的话是怎么来的，难道天下真有急中生智？

大学毕业以后，她去了南方一座城市，就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家。对这里她只有恐惧，只有恨。四年后，她小有成就，结婚生子，把父母接到了她所在的城市养老。在她的心中，从此，故乡成了他乡。

一天晚上，她在小区散步，看到两个太阳能的灯下，都有三三两两的孩子在做作业。她突然想到，如果把老屋门前安上太阳能的灯，那村里的姑娘夜晚站在村口，站在灯下，是不是就不会有危险？爸妈还在地里干活，孩子们放学后是不是就能在灯下做作业了？于是，她返回家中，从网上搜到了老家所在的城市也有这样一个公司。她立即联系了对方面，但因为安装的量少，人家不愿意干。最后她说，你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

钱，我是捐助的，不收别人一分钱。厂家被她千里之外的爱心所打动，最后仅仅收了一个成本费。再后来，她听说小说老家的小学已经破败不堪了，西边房屋已经成了危房，学生们都挤在东边轮流上课。有的家长怕危险，就把孩子带到打工的地方花高价借读。她联系老家县团委，说想给李村学校捐50万，能不能保证这50万专款专用，同时还要替她保密？团委答应了她的要求，并和她签了捐款和保密协议。

半年后新校舍竣工，团委邀请她参加落成典礼，并说村里的父老乡亲和学校老师、同学们都想见一见她这个好心人，被她婉言谢绝了。

这次回省参加一个推广会，出发前医生就告诉她，必须尽快手术，但是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有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来。因此，她怕返省后再也不会回来，就悄悄回到村子。看到了太阳能的灯，看到了宽敞明亮的学校，她心里踏实了。在窗口那一声叹，就是她感到，这里不只是有恨，还有爱。而那恨，正被这明亮的灯光和朗朗的读书声所淹没。

下课铃响了，老师和同学们走出教室，看着保安站在那儿一直盯着一个远去女人的背影，笑问他：“那人是谁呀？”保安满含泪水，哽咽着说：“她，她，可能就是那个好心人。”

听完保安的话，老师和同学们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的同学，齐刷刷向那个远去背影举起了小小的右臂。

那是个春暖花开的美好日子，家里办喜事积累下一大筐木炭。黑乎乎的木炭堆叠在墙角，父亲的眼光在花香的季节看到了闪亮。“孩子不是差钱去参加什么比赛吗？把木炭卖了不就有钱了！”

父亲所说的比赛，是我们全区组织的五年级学生口算比赛。因为要去区里的中学比赛，老师要求我们参赛的同学交10元参赛费。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母亲，很不愿意我去参加这比赛，觉得这个不是正规的学习，不必去花冤枉钱。父亲倒是很支持，但家壁透风，实在是拿不出钱让我去参加。

第二天是星期天，恰逢我们当地赶集。一大早，我潦草地吃点玉米糊糊，背着一大背篓木炭朝街上奔去。

在人头攒动的狭小街道上，我寻得一个仅放得下背篓的“摊位”，期待过往的行人购买我的木炭。时间一分一刻逝去，我的木炭似乎就是瘟神，没有哪个行人靠近。我不敢正视行人，斜着头窥视他们匆忙的步履。旁边卖苞粉的大伯告诉我，现在天气暖和了，很少有人再买木炭烤火取暖了。大伯的话虽是实话，但直把我打入冰冷的地窖，我打算背着沉重的木炭回家。

热闹繁杂的街上行人渐少，我和一大背篓的木炭孤零零站立于街角。“同学，你这个木炭卖吗？”一对中年夫妇手挎菜篮立于我面前。我无力地点点头，空荡荡的肚子让我不愿多吐出一个字。“天暖和了，不用买木炭了吧。”卷发的中年妇女提醒着丈夫。“你还是在念书吧，为什么不是大人来卖啊？”我仿佛看到了救星，就将原委全盘托出。第一次将心中的苦衷讲给陌生人，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那我们买了吧，反正今年冬天需要。”中年妇女不再阻止丈夫的行为。我跟在他们后面，要把木炭送到他们家中。他们的家在中学一栋简易的筒子楼里，原来他们是中学老师啊！女老师把木炭钱给了我，还多给我一元钱，叫我去街上的小食店吃碗面条再回家。

我舍不得吃面条，怀揣着钱赶紧往家跑。我知道，他们并不急需木炭，他们是想让我早点回家。

带着感恩，我一路努力，一路前行。

多年后，我也如我木炭的夫妇一般，做了一名中学教师。在有限的能力下，偶尔我也会助人一臂之力。

天气变化比翻书还快，一小时前还是暖阳高照，一会儿就天黑如墨。寒风狂乱地叫嚣着，直把温度逼近零度。我裹紧大衣，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家的方向狂奔。家，是给予我温暖的地方，明亮的灯光和亲密的爱人正等待着我。“买小白菜吗？很便宜的。”一个微弱的声音绊住了我的脚步。今天，我也要像那对中年夫妇一般，让老伯早点回家，让严寒不再侵扰他。“全卖给我吧。”老人颤抖着从口袋里摸出密封的二维码，我在廉价菜价的基础上加上两元车费，以便老伯乘公交车早点回家。我猜想，他濡濡以沫多年的老伴一定会倚在窗前，焦急地等待他的归来。

提着一大包小白菜回家，妻一边叮嘱我脱下湿漉漉的衣服一边嘀咕：“也不发个微信问问，冰箱里蔬菜装不下啦！”一口热茶驱寒后，我将事情原委道与妻听。这么多蔬菜吃不完啊，烂掉多可惜。妻一拍脑门——对门小张不是刚刚出门去买菜吗，给她打个电话，这么冷的天，叫她早点回家，不用买菜了。我敲开小张家的门，将那包刚买回的菜送给了她爱人。小张也打道回府了。

早点回家，多么朴素的祝愿，当年吹散我心上阴霾的暖风，如今也愿能吹进更多人的心田。

## 早点回家

□徐成文

我舍不得吃面条，怀揣着钱赶紧往家跑。我知道，他们并不急需木炭，他们是想让我早点回家。

带着感恩，我一路努力，一路前行。

多年后，我也如我木炭的夫妇一般，做了一名中学教师。在有限的能力下，偶尔我也会助人一臂之力。

天气变化比翻书还快，一小时前还是暖阳高照，一会儿就天黑如墨。寒风狂乱地叫嚣着，直把温度逼近零度。我裹紧大衣，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家的方向狂奔。家，是给予我温暖的地方，明亮的灯光和亲密的爱人正等待着我。“买小白菜吗？很便宜的。”一个微弱的声音绊住了我的脚步。今天，我也要像那对中年夫妇一般，让老伯早点回家，让严寒不再侵扰他。“全卖给我吧。”老人颤抖着从口袋里摸出密封的二维码，我在廉价菜价的基础上加上两元车费，以便老伯乘公交车早点回家。我猜想，他濡濡以沫多年的老伴一定会倚在窗前，焦急地等待他的归来。

提着一大包小白菜回家，妻一边叮嘱我脱下湿漉漉的衣服一边嘀咕：“也不发个微信问问，冰箱里蔬菜装不下啦！”一口热茶驱寒后，我将事情原委道与妻听。这么多蔬菜吃不完啊，烂掉多可惜。妻一拍脑门——对门小张不是刚刚出门去买菜吗，给她打个电话，这么冷的天，叫她早点回家，不用买菜了。我敲开小张家的门，将那包刚买回的菜送给了她爱人。小张也打道回府了。

早点回家，多么朴素的祝愿，当年吹散我心上阴霾的暖风，如今也愿能吹进更多人的心田。

## 春耕时分犁头忙

□王芝

算是农家；一块土地上没有犁头的翻耕，就长不出好庄稼。

父亲对犁头很是讲究。父亲的犁头，是他拉着亲手砍回的杉木，去到十里之外的邻村，请专门打犁的师傅做的。开犁前，父亲拿着一块油布，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犁头。或许，父亲和他的老伙计，已经为这场盛大的春耕仪式准备了许久。

随着一声巨响，一声吆喝，沉寂的山坳生动起来，春耕开始了。

母亲知道父亲的习惯，不耕不地是不会回来吃饭的，所以，临近中午就让我把饭菜送到地里去。我提着装满热乎饭菜的篮子来到地头，看见父亲在犁头后面，右手扶着犁把，左手牵着牛绳。他摇的鞭子总是在牛头顶上虚晃着，很少抽打，“嘚，嘚……”的吆喝声却传出很远。

我大声喊着父亲上来吃饭，父亲却摆摆手，说：“人勤地不懒，春天深耕一寸土，秋天多打万石谷。饿不着！”他笑着，黝黑的皮肤里泛着红，像新翻开的泥土一样质朴、鲜活。

来来去去，环绕环绕。当田间出现一厢又一厢的块地，这丘田都犁完了，父亲终于吃上了饭。这时的饭菜早已冰凉，父亲却吃得极为满足。

我坐在田埂上，看着犁头一圈又一圈地在田中划出深深的印记，觉得犁头在春耕中就是一个手持画笔的画家，它画了一幅又一幅，不知疲倦。它的画作使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朴素，懂得劳动的快乐，懂得收获是要付出的。

我让父亲教我扶犁，父亲大笑着拍了拍我的手，却怎么也不同意，只是哄我去捡犁过之后地里翻出的小玩意儿。我寻见了蚯蚓和青蛙，它们像是大地的孩子，在泥土中翻滚、跳跃着。我边找着这些小玩意儿，边用小脚去踩那些土疙瘩，心里想着，这样或许能帮到父亲一点。

如今，家里只留了小片地，也购置了现代化的农具，但到了春耕时分，父亲还是会和他的老伙计一起去翻翻土。父亲或站或跪，手握犁把，眼盯前方，一声吆喝，牛儿便拉动犁头，划破寂静的田野。

我站在田埂上，看着年迈的父亲佝偻的身子，忽然觉得父亲就是一把犁头，一把在一生中永不停息地耕作的犁头。他弯腰弓背的影子，早就已经和犁头重叠在了一起。

我想，犁头或许是春耕时分最忙的农具了，不仅忙着默默付出，也忙着成全秋日的盈满。



山色平分两岸青

张成林 摄影

慢慢阴干。

有了这么多的龙须草，我们家一年收麦子、捆稻草、割苕藤用的草绳，大人小孩穿的草鞋就有了充足的原料，每当雨天不能上工时，父亲就会从墙上拿一把龙须草下来，他双手不停地搓动，一根长长的草绳就盘在他的身边，母亲会用剪刀将接头处修剪整齐，一根根粗细匀称、结实耐用的草绳就成了家里新的箩筐和拴牛绳，那根根草绳，连起了我们家过去现在将来的苦辣酸甜。

为了让我在家放牛割草时有好看结实的草鞋穿，我的父亲会利用休息时间，在雨天和夜晚，坐在套着草鞋耙子的长凳上，为我编织一双双柔软好穿的草鞋。这一双双草鞋，让我走过了家乡的沟沟坎坎，领会了父爱如山，知道了生活的不易和学习的重要。

我在县城新街小学念书时，始终穿着妈妈手工做的千层底布鞋上学。雨雪天气，爸爸没钱给我买雨鞋，我就将一双布鞋放在

书包里，打着赤脚走泥路上学，到了教室门口，就着屋檐上滴下的雨水洗掉脚上的泥巴，再穿上

布鞋进教室上课。秋冬天冷或雨雪天时，父亲让我在布鞋上套上一双草鞋，穿着这样的套鞋小心翼翼走到学校，到学校后，再将沾满泥巴的草鞋放在教室外的墙角边，放学时再穿上这样的套鞋回家。

那时小学学习相对轻松，我们每天在校学习的时间并不太长，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也不多。下午放学回家，我利用吃饭前的时间就能完成当天的作业，其他时间就是我放牛割草和小伙伴玩耍的好时光。

吃完饭，妈妈要喂猪，圈里的老牛要等着我牵到山坡上吃草，听到其他伙伴的吆喝声，我赶紧

脱下妈妈千针万线做的布鞋，换上爸爸为我打的草鞋，背上背篓，牵出老牛，别上镰刀，和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到坡上放牛。

小孩子的天性是爱玩，如果遇到好机会，大家要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将背篓和篮子里的牛草

或猪草装满。湛蓝的天空，油绿的青草，刺蓬岭上有高低起伏的山坡沟坎，山坡上一堆堆不知何年何月留下的卵石，黑白间杂，大小不一，珠圆玉润，散乱堆放在绿草莹莹的山坡间，一蓬蓬的香花刺肆无忌惮地张扬着婀娜玲珑的身躯，在山坡的沟坎和石堆中略地占山，构成自己极不规则的刺架。牛儿啃吃着青草，小伙

伴们的背篓也已装满，用山坡上的树枝卵石当做我们的枪支和手榴弹，一群穿着草鞋的放牛娃，在山上玩起了打仗的游戏，刺蓬、树丛、老牛都成了我们的工事和掩体，大家玩得也不亦乐乎，不知不觉，太阳已被铁瓦殿山尖上熏红的晚霞包裹，沉沉地落入了西山。

一双草鞋在我放牛割草、斗鸡打仗中穿不了几天，父亲每天晚上下工后，总要看看我放在墙角的草鞋，在草鞋还没有穿烂前，就会赶紧慢赶为我重新打一双，看到父亲弯腰弓背，一身疲惫地坐在草鞋耙子后，双手快速抽取龙须草编织草鞋时，我就坐在油灯下，一边看书一边偷看父亲，父亲看到我看书不用心，就会呵斥我说，好好看书，打草鞋有啥好看的，他不知道，我总想早日将这千百年先祖先传下来的技艺掌握在手，以减少父亲的劳累，也好向那些和自己一起放牛的小伙伴们炫耀，自己不但会读书写字，草鞋打得也不错。

打草鞋是我们农家孩子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看着父亲粗大的双手为我编织出一双双精致的

草鞋，我就天天缠着父亲让他教我打草鞋，在我上三年级时，父亲先教我搓草鞋练（打草鞋前准备的两头细、中间粗的草鞋筋绳，将其一头套在草鞋耙子上，一头拴在打草鞋者腰间的腰盘上），然后教给我打草鞋的全部要领。

放牛回家后，我也开始像模像样地坐在草鞋耙子后编起草鞋。先调整好筋绳（也叫草鞋练）的长短，筋绳的一头挂在草鞋耙子的四根木柱上，再将筋绳的一头拴在腰盘上，从草鞋鼻子上开始编织，从前往后，要安四处耳子，最后收拢起打后跟，剪齐草根，将筋绳上的细处搓好穿在四处耳子上，调整好长度，用木槌捶软，就可以上脚了。

当我学会这项技术后，经常在睡前为全家打草鞋，坐在凳子上，自己的身体被草鞋练绳和草鞋耙子连在一起，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听着母亲纺线时纺车发出的吱吱声，爸爸推磨时磨道拐摩擦时的嘎嘎声，双手不停编织着草束，以这种最简单的技能，用大自然恩赐的龙须草，编织出我们一家走向美好未来的见证。



喻德余